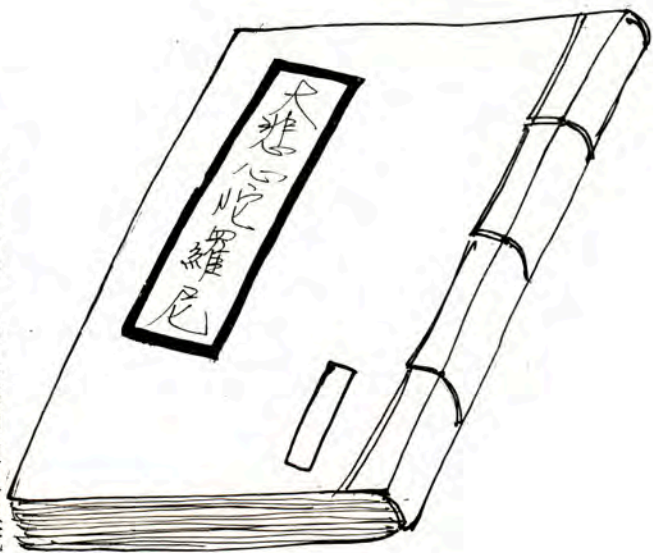


大悲咒試譯

上

● 一僧鄭 ●



大智度論說：「以業力故入生死，以定力故出生死。」學佛，不論禪、淨、顯、密，端在一個「定」字。定而後不為業惑，心得自在。念佛、禮佛、靜坐、誦經、持咒，都是心專一境，達到寧靜以至禪寂的種種方便。這個起碼的寧靜，不但是宗教的要求，也是現世間人人所需要；尤其在此利欲薰心，緊張單調，精神瀕於崩潰中的現代人生，如一九八三年六月六日的美國「時代」週

刊，就以「現代緊張病求療！」為主題，指出靜坐持咒的應時作用。古偈云：「妄息寂則生」（宗鏡錄卷五引）。瑜伽略纂說：「咒陀羅尼以定為體，依定持咒，令不妄故，以咒為境也。」佛教徒所熟知習見的千手觀世音菩薩大悲心陀羅尼，亦名青頸觀音心陀羅尼，簡稱大悲咒，就是大乘佛教向觀音學習，「制心一處更莫異緣，如教修行」的共通法門。伽梵達摩所譯的千手經通行本大悲咒（大正藏第一〇六〇），更是一篇清奇自然，悲願薰心，不可多得的宗教文學作品。

三論名教抄卷十云：「咒含三義，一者含真諦，二者含三寶，三者含鬼神。」大悲咒可以說是例外：稱頌三寶，讚歎觀世音菩薩大慈悲心，不唱鬼神名號。參看不空「青頸觀音經釋義」（大正藏第一一一一，續藏經第一編卅七套二冊，以後簡稱「釋義」本），便可證明。不空另有「譯」本，這裏指的是與伽梵達摩敦煌手寫本相同的善本（大正藏第一一一三B），乃據前一世紀（七世紀）伽梵達摩所譯，增加悉曇字梵文對翻，却於原來咒語章句，逐一附加聖衆和八部鬼神名相。這些名相都與咒語義意無關，只是為應修習瑜伽觀行人具

修三密行：身密手結印契召請聖衆，口密誦眞言，心密住三摩地。殊不知竟遭後世誤會，以爲每一句咒語，都是聖衆名號。

大悲咒大抵可分爲「全本」和「節本」二類。前者包括智通（附梵文）、菩提流志、敦煌婆羅密文康居文對照殘簡、金剛智（附梵文）、不空「釋義」本、番大悲神咒、高麗指空等。其中除智通、菩提流志同是一種異譯之外，都出自一原本，而以殘簡和金剛智比較明確可據。殘簡經比利時佛學大師拉瓦里波塞等整理梵譯，法國萊維教授考證，用法文分別在一九一二年英國「王家亞洲學報」發表。後者有伽梵達摩通行本，和不空「譯」本。敦煌手寫本有智通與伽梵達摩二譯，可知當年會同流行。「全本」現在讀起來比較陌生，例如「菩提薩哆婆」譯「冒地薩怛嚩」或「母地些怛嚩」。「這是因爲唐代「菩」「冒」「母」都讀濁唇音。現代日語「菩薩」仍沿唐音讀「bosatsu」，「佛」仍讀「butsu」，漢語閩南語系「帽」「母」仍讀「bo」，其他方言已經沒有濁唇音了。

「全本」提到印度神話，諸天與阿修羅攪拌乳海求取甘露（即阿彌利哆—不死藥）故事中的大猛惡毒，摩賀賀羅

賀羅尾灑（象徵世間貪瞋痴三毒），而將「青頸」譯作「彌羅建婁」、「尼羅簡陀」、「彌辣竿利（Nīlakantha）」，可見出自梵文原本。「節本」只稱「罰沙罰摩」（一切諸毒），將「青頸」譯爲「那囉謹墀」（Narakindi）。據梅陀羅（Lokesh Chandra）教授指出，以「i」爲主格單數詞尾是西域回紇語的特徵，顯然出自于闐。英國博物館斯坦因第三七九三號敦煌手寫本卷末有「西天竺伽梵達摩沙門於于闐譯」，可以互證。觀於青頸觀音的由來：濕婆天（即大自在天）代衆生受苦，吞下大猛惡毒，染成青頸，成爲大悲象徵的故事，我在「青頸觀音與大悲心陀羅尼」一文曾爲撰寫。該文於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一年間經南洋佛教、慧炬、內明、香港佛教等相繼刊載，毋庸縷述。

大悲咒「全本」有不空奉詔注釋義。「節本」即伽梵達摩通行本，組織嚴密，詞意殷切，自唐以來，釋義尙付缺如。我寫「觀音」文竟，便着手探究青頸觀音和大悲咒，於一九七六年冬就敦煌殘簡與不空「釋義」本對照研究所得，在紐約美國佛教會提出，而苦於梵文學者少諳悉曇子，陀羅尼的表達又是另一體裁，對咒語原文無從問難。「觀音」文

於芝加哥大學「宗教學史」發表後，有一日忽接印度梅陀羅教授來信推許，就乘機請他校譯與通行本相同的不空「譯」本悉曇文，自己一面用敦煌殘簡、金剛智、不空「釋義」本、指空、番大悲神咒等勘對通行本。梅陀羅將不空「譯」本與智通本的梵文作對校，經過修訂後初步譯出，澄清了鈴木大拙英譯的一些差錯，但原本問題仍然甚多。例如不空「譯」本第三十五六句（即通行本三十七八句）「室那室那阿羅參佛羅舍利」，我們都找不出甚麼名堂來。「室那」兩字的悉曇文對譯竟作「cira-da」（眞達）！這是一九七七年的事。

今年機緣成熟，偶然發覺金剛智、指空所翻大悲神咒、不空「釋義」本中疊見的「史拏」、「室納」、「瑟那」，可能與「室那」有關，疑「室那」爲「釋義」本「訖哩史拏」的縮寫，「室那室那阿羅參佛羅舍利」（śna śar-sam pracali）殆即「釋義」本「訖哩史拏（kṛṣṇa 黑）薩跋（sarpa 蛇）訖哩多演女跋尾多」（黑蛇作神線）之訛質之梅陀羅，得其印可，獲舉示「śarsam」爲「sarpa」悉曇字遞抄的謬誤。「sa」字的第一筆誤讀爲數碼字之「2」，「rpa」誤讀爲「rsa」。

最後一個難題，不空「譯」本第六十七句（即通行本第七十二句），「那囉謹暉幡伽囉哪」的「幡伽囉哪」（*vagaraya*），梅氏訂為「*pāṇḍarāya*」（塗灰者），引西域記所說觀自在菩薩駐布坦洛迦山有時現塗灰外道為證。

晚出藏本也作「*pāṇḍalaya*」。我認為作「*vyāghrāya*」（虎字一詞的呼格），其音較接近，且與不空「釋義」本的「尾也伽羅（*vyāghra* 虎）撈麼（皮）嚙嚙薩囊也」（虎皮裙者）相脗合，與「黑蛇作神線」更同為青頸嚴飾，具見「釋義」本青頸觀自在菩薩畫像法。梅陀羅謂各有其是，皆無不可，今依己意。「釋義」本注文「虎皮裙者」，大正藏及續藏經同一原本，皆誤刊「鹿皮裙者」，茲錄青頸畫像法以供參考。

「其像三面，當前正面作慈悲熙怡貌，右邊作師子面，左邊作猪面，首戴寶冠，冠中有化無量壽佛，又有四臂，右第一臂執杖，第二臂執把蓮花，左第一執輪，左第二執螺，以虎皮為裙，以黑鹿皮於左膊角絡，被黑蛇以為神線，於八葉蓮華上立，瓔珞臂釧環珮光焰莊嚴其身，其神線從左膊角絡下。」

青頸的三面四臂及持物，都是印度神話毗瑟紐天濟世降魔的應化形相（見

拙作青頸觀音），正如太虛法師所說，「清淨為心皆補怛，慈悲濟物即觀音。」今錄秘鈔問答卷十一末的推論，雖異故實，却彰大乘佛教周遍含攝，萬法歸一的精神。

「問：今尊現三面四手，表示何事乎？答：私案猪面表愚痴，故理趣釋云：面門畫猪表痴形。是則入生死苦海之因，而邪行，故在左邊。師子示勇健菩薩心，故大疏云：師子譬勇健菩薩心。是則到涅槃樂岸之因，而正道，故現右邊。正面慈悲：是悲有拔苦功，拔生死苦，慈有與樂德，與涅槃樂，故有慈悲面也。此慈悲令眾生拔苦與樂，故現熙怡之相也。右第一手執杖，摧破生死輪迴三毒怨敵。為顯自性清淨，三身佛果，次手取蓮花也。果德既成，為說蓮花部四種輪，吹無上法螺也。故左二手執輪並螺也。此等一向愚案，難指南歎！」（見大正藏七十九册）

不空「釋義」本在本文「嚙嚙羅賀（*varāṇa* 猪）穆佉也（面）娑嚙賀」之下，注「大師子面福智圓滿。」這顯然是遮抄謬誤，中間漏脫「猪面」注和「大師子面」文，而將「大師子面」接注「猪面」，可比較敦煌殘簡，和金剛智第一百一句。大正藏依日本享保年間（

清康熙雍正之際）刊本，勘校承安三年（南宋乾道九年）寫本，寫本在本文「猪面」之下，多「摩訶僧賀（大師子）穆佉也娑嚙賀」句，仍缺「猪面」注。「釋義」本同樣地張冠李戴，將「除滅世間瞋毒」注「路羯寫（世間）囉誡（*rāga* 貪）尾灑（毒）尾囊捨囊（除滅）」。「不知此誤始自何年代，趁此一提，俾供將來修藏時校正。

回首當年，有心無力，菩薩哀愍，啓我心光，施遣梅陀羅為筆友，觀音丫頭家姊烘雲為善知識，切磋策發，于今忽爾成篇，實非小緣。我今「以此穢土見，蠡測如來清淨心，」依大正藏明本參對上述敦煌手寫本伽梵達摩千手經大悲心陀羅尼，仿不空三藏青頸觀音經釋義，及仁王念誦儀軌釋陀羅尼文字的句法，試為注譯。「唵」（*om*）字一言多義，含歸命、供養，以至「離一切相成菩提」（大日經疏卷十四）等，不譯。「娑婆訶」（*svāhā*）具福德、福智、圓滿、喜悅、驚覺等意。



（續下期）